

民国狂人录

且把青春赠疏狂

MINGUO
KUANGRENLU

燕楚 编著
南方出版社

● 章太炎

● 宋美龄

● 辜鸿铭

● 严复

● 熊十力

● 蔡元培

● 梁启超

● 史量才

● 马彦祥

● 川岛芳子

● 袁世凯

● 张勋

● 徐树铮

● 吴佩孚

● 韩复榘

● 张作霖

● 李叔同

● 梅兰芳



民国狂人录

MINGUO KUANGRENLU

燕楚——编著
南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民国狂人录 / 燕楚编著. —海口: 南方出版社,
2012.9

ISBN 978-7-5501-1184-4

I. ①民… II. ①燕… III. ①历史人物—人物研究—
中国—民国 IV. ①K820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218440号

书 名: 民国狂人录

作 者: 燕楚

出 版 人: 赵云鹤

出版发行: 南方出版社

地 址: 海南省海口市和平大道70号

邮 编: 570208

电 话: (0898) 66160822

传 真: (0898) 66160830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690×960 1/16

印 张: 12.5

字 数: 150千字

版 次: 2012年11月第1版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01-1184-4

定 价: 32.00元

该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
电话: (010) 65068303-622

序言

“狂”的时代

最初感受到的民国历史，大体都是历史书上的记载。至今留下印象的，只是些重大的历史事件，对其文化、社会等背景未有深究。后来读一些民国学者的作品，才看到了民国时代的风气的影子，于是再读这段历史，发现很多有趣味的东西，如鲠在喉，不吐不快，便写下来与读者诸君分享。

读民国时代的历史，倘若用一个字来总结，那便是“狂”。民国时代说好算不上，说坏也多少有些武断，所以很多人拿民国比附历史上的战国和三国时期。但我认为民国和这两个时期虽然在很多方面有相似，精神内核却不能比附。比如民国时代的狂气，便是这两个时代没有的。

民国时代的文人狂。这种狂，是狂放、狂傲。武昌起义之后，民国的社会形态有了变革，社会意识有了发展，加上留洋成为一种潮流，很多文人学者都有自己独特的思想，这就不免文人相轻，打嘴仗，甚至动手。这种狂态其实和盛唐时候的文人很有些相似。但盛唐文人的昂扬，是源自社会的繁荣稳定；民国文人的狂，则是源自思想解放后眼界的开阔，又有不同。如果真要做一番比较，那就不得不说

民国的文人狂得更彻底，不趋炎附势，不受他人胁迫，独立精神显然比封建时代的人们要高出很多。

文人狂傲，武人就狂妄。乱世英雄起四方，有枪就是草头王。混乱的政局给了武人、政客们一个发挥的机会，于是全国上下乱哄哄打成一片，谁都想从中分一杯羹。结果越是狂妄的人倒台越快。袁世凯和张勋冒天下之大不韪，结果一个比一个栽得狠，段祺瑞等人自恃武力，试图组织一言堂，违背大势，最后也是黯然收场。

民国时代的艺人和女人也狂，这种狂却不是张扬，而是一种自主精神的体现。思想解放后，人们开始追求人格上的独立，民国时期的艺人和女人在这方面特别突出。比如梅兰芳坚持不为日本人演戏，在演艺生涯最辉煌的时候蓄胡罢演，其傲骨让人赞叹；宋氏三姐妹各有追求，在民国历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，也值得佩服。

但这些终究不是民国社会的全部。民国的社会上同样是狂态百出，各类让人咋舌的事件层出不穷，各色人等应有尽有，今人观之如刘姥姥进大观园，大开眼界。

2

民国就是一个狂的时代，狂作为一种时代精神的象征，深入其时人们的骨髓当中，成为常态。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张鸣先生就曾经评价说：“这是个连小偷、流氓都有个性的时代，大家各有各的道，没有绝活，就别想混好。”这在今天看来让人觉得不可思议，但在当时却是让人感觉习以为常。

民国的这种狂，有其可取之处，也有其不合理的地方。但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可能完美，时代精神自然也有瑕疵。幸运的是，我们在民国的大宅院外面，透过纸糊的窗户上捅破的小孔看进去，所见的虽不是一片和谐的景象，但也窥见了不少色彩斑斓的风景。单是这些风

景，就足以让人流连忘返。

正因为如此，这个时代才有着让人眷恋的影子。我们循着这些影子看过去，所见的一切，都让人有所感怀。可惜的是碍于水平和篇幅的问题，笔者不可能将民国的狂态全部展现在今人的面前。但假使本书中描绘的这些风景，能让读者诸君有所收获，便是最大的幸福了。

燕楚

2012年5月于黄山脚下

目 录

CONTENTS

001 序言：“狂”的时代

001 学者文人

- 003 黄侃
- 013 章太炎
- 023 刘文典
- 032 辜鸿铭
- 042 熊十力
- 050 文人狂像

061 政客军阀

- 063 袁世凯
- 071 张勋
- 081 徐树铮
- 093 段祺瑞
- 103 曹锟
- 113 政客狂事

125 艺人与女人

- 127 李叔同
- 136 梅兰芳
- 143 杨步伟
- 152 宋氏三姐妹

163 社会狂态

- 165 学生
- 174 媒体
- 182 社会

学者文人

武昌起义之后，社会形态有了变革，思想得到空前解放，社会风气焕然一新。海外留学归来的学者文人个个智珠在握、踌躇满志，得意忘形之下，难免有狂言狂行。而文人相轻，自古皆然，学者们彼此辩论争吵，甚至大打出手，有如家常便饭。整个学界就如一个闹哄哄的大戏台，让人目不暇接。但在这热闹狂放的背后，却是学者们的真学问、真智慧。

凡是对民国的历史有所了解的人，大约没有不知道黄侃其人的。民国时学问大的人很多，学问做得大而有脾气的，也有不少。但学问大脾气也大的，黄侃先生当仁不让为第一人。

中国的老百姓有句玩笑话：“天上九头鸟，地上湖北佬。”意思说湖北人蛮得紧，轻易招惹不得。这倒是和黄侃先生的脾气十分符合。他是湖北蕲春县人，脾气古怪，个性狂妄，蛮不讲理，但学问却是极好的。民国时做学问的人，虽然大多数对他的为人处世不满，但也不得不承认他在国学上堪称大师。黄侃在语言文学上也有很大的成就，而且是最早参加辛亥革命的一批人，思想上还算进步，是个矛盾的人物。

黄侃年少成名，成名之路便颇有些与众不同。他少年时曾到日本留学，后因于光绪皇帝及慈禧太后辞世之“国丧”日大闹高等官学堂而被清廷搜捕，再度奔亡日本。1911年盛夏，他于某日午睡之后灵感大发，遂在《大江报》撰文称：“大乱者，实今日救中国之妙药也。”从此名声斐然，被人呼为“疯子”，名列民国学

1 黄侃（1886—1935），初名乔鼐，后更名乔馨，最后改为侃，字季刚，又字季子，晚年自号量守居士，湖北蕲春人。语言文字学家。师事章太炎，受小学、经学，为章氏门下大弟子。曾在北京大学、中央大学、金陵大学等任教授。

问界“三大疯人”之末。其余两大疯人，都是黄侃先生的学问之师，一为章太炎先生，一为刘师培先生。

黄侃与其师章太炎相识于日本。当时两人同住一幢楼，黄侃住在楼上，章太炎住楼下。一天深夜时分，黄侃内急，不及上厕所，便从楼窗中解裤洋洋直泻。章太炎在楼下挑灯夜读，正觉酣畅之时，只见一股水柱从天而降，形如瀑布一般四下飞溅，激起腥臊味一片，实在是不雅至极，禁不住高声怒骂。黄侃年轻气盛，不甘示弱，于是回口大骂章太炎。两人由此相识。等到互通姓名之后，都熟知对方名声，于是转对骂为讨论学问，越谈越投机。黄侃佩服章太炎学识渊博，便折节称弟子，拜章为师。章太炎清高孤傲，对近世的文人极少嘉许，唯独对黄侃刮目相待。师徒两人一个“疯”，一个“狂”，倒也十分凑趣。

章太炎生性不羁，好骂人，教出黄侃这个弟子，却更胜其师。黄侃的狂性，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一种本事，随时都可发作。他年轻时去拜访当时的文坛领袖王闿运，王闿运夸赞他道：“你年方弱冠就已文采斐然，我儿子与你年纪相当，却还一窍不通，真是钝犬啊！”黄侃听罢此言，狂性发作，竟然回道：“您老先生尚且不通，更何况您的儿子。”狂生之态，可见一斑。因此周作人评价他道：“论国学，他是数一数二的，可是他的脾气乖僻，和他的学问成正比，有些事情说起来，着实令人不敢恭维。”

黄侃骂人，可谓张口就来，言语不定，程度不定，连对象也不挑拣。甚至连其师章太炎的经学，他有时候也不屑一顾，批评道：“粗！”一些和他无瓜葛的人，也会莫名其妙地成为他嘲弄的对象。

一次马寅初先生去看他，谈到了《说文》，黄侃置若罔闻，一言不发。马寅初不解，再问，他便毫不客气地回道：“你还是去弄经济吧，小学谈何容易，说了你也不懂！”马寅初虚心求学，结果反贴上了黄侃的冷屁股。

* * *

素无瓜葛的尚且如此，倘若黄侃有的放矢，便更加刻薄难听。他一生最常挂在嘴边批判的，便是胡适、沈尹默和钱玄同。原因便是学术意见不同，黄侃推崇文言文，而胡适等人是搞白话文运动的。尤其是和黄侃同出章太炎先生门下的钱玄同，更是成为黄侃批判的重点对象。在黄侃看来，大约是觉得钱玄同实在是“有辱师门”，配不起自己。

他对钱玄同向来是不尊敬的，也不呼其名，出口便叫“钱二痴”。一次共同拜访章太炎先生之时，更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对其吆三喝四，指责其作白话文。两人因此大吵一架，直到章太炎先生听见吵闹声出来调停，黄侃才作罢。后来钱玄同先生在文章中回忆时，表示自己一向尊敬黄侃，那次和黄侃的斗口，实属事出偶然。

钱先生话虽如此，但倘若一个人每每遭人恶口攻击，以至人人皆知，也不是什么美事。黄侃骂人，从不顾及对方颜面，甚至唯恐对方不知道。他与钱玄同同在北大教学时，常在课堂上痛骂钱玄同。大约在学生面前骂还觉得不过瘾，于是敞开门骂给对面正在上课的钱玄同听，称钱玄同所教的音韵讲义不过是他的“一泡尿”而已，乃是两人共同留日时钱乘自己小解离座时偷窃其笔

记所得。钱玄同听了满不在乎，也不做任何回应，关门了事。黄侃去世之后，《立报》谈及此事，依旧为钱玄同先生鸣不平，称黄侃此语“可谓刻毒之至”。

* * *

倘若这样来做个比较，胡适大约可以释怀一些。因为黄侃虽时常对其出言相讽，但大抵上要文明得多。黄侃恨胡适入骨，一是源自学术上的意见分歧，二则是因为胡适海外学成归国之后，黄侃最得意的弟子傅斯年竟然转投胡适门下，令黄侃大为不悦。据说黄侃在北大讲课时，开头要大骂胡适一通，心里舒畅了再行讲课。讲课途中又常将胡适与课题联系起来，加以讽刺。他给学生讲课兴起之际，谈起胡适和白话文，道：“白话文与文言文孰优孰劣，毋费过多笔墨。比如胡适的妻子死了，家人发电报通知胡某本人，若用文言文，‘妻丧速归’即可，若用白话文，就要写‘你的太太死了，赶快回来呀’11个字，其电报费要比用文言文贵两倍。”全场闻言捧腹大笑。

黄侃在北大课堂上大骂胡适：“胡适之说作白话文痛快，世界上哪有痛快的事，金圣叹说过世界上最痛的事，莫过于砍头，世界上最快的事，莫过于饮酒。胡适之如果要痛快，可以去喝了酒再仰起脖子来给人砍掉。”

胡适由此成为黄侃在讲堂之上的谈资。黄侃讲学，总能提到胡适，每次提到，虽然言语不免刻薄，但妙语连珠，引起哄堂大笑，却也成为他课上的一道风景。一次，黄侃在中央大学课堂上讲到

东晋诗人谢灵运，又说：“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，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。”学生们不解，问其原因，黄侃道：“监者，太监也。太监者，下面没有了也。”学生们大笑不已。原来，胡适著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一书，仅完成上半部，全书久未完成。故而黄侃有此语。

正因黄侃性情轻狂，对他人多有批评之语，因此他称赞鲁迅，就显得颇为难得，甚至是让人大感意外。黄侃和鲁迅的文化观截然相反，但黄侃曾赞扬鲁迅的文笔，说在五四新文学的作家当中，鲁迅的作品文字水平最高，根基和格局都可见功力。鲁迅也曾经称赞过黄侃的学识。两人言语之中大有惺惺相惜之态。

* * *

黄侃以狂成名，士人皆知，倒不全是因为他好骂人。狂人大体上都有些相通之处：一是自傲自负，目中无人，大有“老子天下第一”的态度，所以对与己不同的人颇多狂言，甚至一言不合，便至动手。比如黄侃和著名戏曲理论家吴梅酒醉之余讨论学问，越辩越怒，以至于到了互抡巴掌的地步。他和北大国学教授陈汉章讨论《小学》，意见相左，竟扔给陈汉章一根手杖，自己拿出把小刀要和陈汉章决斗定对错，弄得陈先生哭笑不得。凡此种种，数不胜数，可见其狂态。

二是行事乖张，违背常情，大有“事不惊人死不休”之意。黄侃教书之时，乖僻之举甚多，无论行迹何处，都是要闹到不欢而散方才罢休。他在中央大学任教时，学校规定师生进出校门要佩戴校徽，黄侃偏偏不戴。门卫依照校规，拦住他要看他的名片。

黄侃回道：“我本人就是名片，你把我拿去吧。”于是两人争执不休，直至校长出来调解，给黄侃道歉，黄侃才算作罢。由此黄侃成为中央大学一个特例。

不仅如此，黄侃在中央大学任教时还和校方订下“下雨不来、降雪不来、刮风不来”之约，着实可见其怪僻之处。正因如此，学生戏称他为“三不来教授”。每逢老天乌云盖顶，将雨未雨、欲雪未雪时，学生便戏言“今天天气黄不到”，而且往往是戏言成真。

黄侃特立独行，我行我素，丝毫不在乎他人评价。但凡是他认为校方有问题的事，就坚决不肯让步。一次他端坐教员办公室，任上课铃声响了多时，学生枯坐良久也不去教室。教务处接到学生反映前来询问原因，黄侃两眼望天，冷冷地说：“时间到了哦，钱还没有到呢。”直到教务处为他代领了工资并如数奉上，他才起身去上课。黄侃后来离开中央大学，也只是因为某日雨后，他用一布包包了自己下雨时穿到学校来的钉鞋离校时，门卫拦住要求检查。此事之后黄侃就不去学校上课了，校长三番五次来请，并一再道歉，托人说情，他一概不理，就此离开中央大学。

他到私立中华大学任教，只拿薪水不上课。学生们去找学校理论，学校将黄侃请到课堂，黄侃开口就骂：“你们是何等动物，非要我来上课？你们出去只管甩我的牌子，就说是我的学生，还怕没得饭吃？看哪个不派你事做？”以上是他在私立中华大学上的唯一一堂课的全部内容。明明是自己偷懒在先，反倒理直气壮，岂不是咄咄怪事？

* * *

黄侃教书，注重的是真学问，对校方的一切规矩不管不顾，甚至拿这个来做买卖。他在北大开设《说文解字》课程时，学生都觉得此门功课晦涩难懂。为了考试能够及格，学生们投其所好，凑钱宴请黄侃。他明知学生们的意图，依旧欣然前往。到了期末考试时，学生们果然都及格了。校长蔡元培治学严谨，以此责问黄侃违反校规，接受学生们的贿赂，是为何故。黄侃不以为意，答道：“他们这帮学生还知道尊师重道，所以我不想为难他们。”黄侃嘴馋好吃，由此在学生之间广为流传。

其实学生们不宣传，他人也都知道，因为黄侃对此丝毫不加隐藏。他上课时每每讲到关键之处就戛然而止，然后对学生们卖个关子，说这里有个秘密，光靠北大这几百块钱的薪水，我还不能讲，你们要我讲，得另外请我吃饭。黄侃的这种作风被学生们铭记在心。

一次，黄侃的一个学生在“同和居”宴客，刚刚坐定，就听见黄侃在隔壁说话。这个学生抱着“尊师重道”的态度前去问好，结果黄侃一见他就滔滔不绝，训斥良久，且越说越起劲，丝毫没有结束的意思。该学生垂首站立多时，见此情况心生一计，立刻把饭馆的人叫来，当着黄侃的面说道：“今天黄先生请客的这些钱，不管多少，全部算在我的账上。”黄侃一听此言，立即停止训斥，对该生说：“好了，你走吧。”

黄侃好酒好吃的这些轶事，至此都为学生们知悉。本来当时的女学生上课都喜欢坐在第一排，但若遇到黄侃的课，都主动退

到第三排的座位上。原来黄侃每日都要饮酒，往往上课时酒意仍未全消，女学生们因此改座以避酒气。

* * *

其实这件事对于那些女学生们来说，大概还有个说不出口的缘故，就是黄侃生性风流，对待男女之事全无拘束。他一生结婚九次，报刊曾有“黄侃文章走天下，好色之甚，非吾母，非吾女，可妻也”一说。

黄侃对待男女之事的态度，让时人无法接受。他有一任妻子名叫黄绍兰，黄从北京女师肄业之后，去上海开办博文女校，黄侃便追到上海，两人终于结婚。当时黄侃已有妻室，于是他用李某某的假名骗取黄绍兰与自己办理结婚证书。黄侃的解释是：“因你也明知我家有发妻。如用我真名，则我犯重婚罪。同时你明知故犯，也不能不负责任。”

如只是如此，夫妻间情投意合至白首偕老，倒也勉强说得通，毕竟感情真实。但好景不长，后黄侃回北京女师大教书时，又与一苏州籍的彭姓女学生秘密结合，此事被黄绍兰的好友撞破。黄绍兰欲哭无泪，因结婚时黄侃所用名不实，告状无门。其父恨她败坏家声，与她断绝父女关系。黄绍兰无依无靠，只得投在章太炎门下，为章夫人汤国梨所收留。但黄绍兰从此郁郁寡欢，后至行为疯癫，自缢身亡。汤国梨因此大骂黄侃“有文无行，为人所不齿”，是“无耻之尤的衣冠禽兽”，“小有才适足以济其奸”。

本来此事影响已经极坏，但黄侃依旧我行我素。他在武昌高